

“月光城”，是一座什么样的城？

富晓春

这几天，我正在案头编校自己即将出版的散文随笔集——《望乡之情》。温州文学老前辈、原《温州晚报》总编辑刘文起老师拨冗作序，他说：“因做过多年报人的缘故吧，富晓春的散文随笔大多发表于副刊，偏重于文史类，更因有故事，故都好看，这是文集的最大优点。”

刘老师还是比较了解我的。我是读报纸长大的“60后”，与副刊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。年轻时就给副刊投稿，后来办报纸当记者，还有过一段主编地方报纸副刊的经历。平生写的第一篇文章，就发表在当年的《温州日报》“瓯潮”副刊上，责任编辑是温州作家朱月瑜老师。可以说，副刊是我写作的“处女地”。1980年代是个文艺复兴的时代，我就是因为在副刊上发表文章，才有机会到县文化馆当文艺刊物编辑的。

每当打开油墨飘香的报纸，我总习惯先翻到副刊，先睹为快。它像一位无声的导师，开启我对世界的好奇与探索之旅。对我影响最大的副刊：一是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，二是《南方都市报》“大家”“历史”等专版。这两家副刊编辑均沿袭了民国老派文人遗风，稿件刊用与否，三日内必复。《新民晚报》还给作者寄样报。我在这两家副刊发表过大量的文字。每发表一篇文

章，都是一次获取人生智慧与完善自我的体验。

也算是机缘巧合吧，后来我竟然与千里之外的《安庆晚报》“月光城”副刊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关于赵超构与安庆老报人赵纯继的文章，赵纯继三女婿钱昌祥与“月光城”副刊编辑魏振强认识，特地上门拜访并推荐此稿。魏编辑与我“见”如故，一拍即合，“月光城”整整用一个版面推出该文。我与魏振强兄就此书稿往来，结下了这段文字之交。

“月光城”，是一座什么样的城？她是一座平常的城，宛如寻常一段歌；她又是一座神奇的城，恰似梦幻一幅画。她设有“文化”“文学”“专栏”“民间”“读书”等专版或专刊，可谓长枪短炮，十八般兵器，一应俱全。每期报纸几乎都有“月光城”可逛，最多的一天三四个版面，真是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，轮番上阵，争奇斗艳。在这里，有青春的激情飞扬，有岁月的深沉低吟；有生活的琐碎温暖，有理想的高远激昂……

从读“月光城”，再到成为她的忠实作者，对于我而言，简直就是“奇迹”。我认为，《安庆晚报》“月光城”副刊，是当前国内地级市晚报办得最具特色的副刊。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在当下纸媒日渐衰

退的趋势下，《安庆晚报》“月光城”副刊却勃发生机逆流而上，成为当下不可多见的‘料头最足、干货最多’的‘大副刊’（每周九个版），从中我仿佛看到了安庆人对传统报人文脉的传承与坚守。”

一个地级市的晚报副刊能办出这种气势，它的勇气在哪？底气又在哪？依靠的又是什么？是因为像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副刊那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品牌效应和背后精干的编辑团队吗？是因为像《北京晚报》的“五色土”副刊那样有着得天独厚的区域特色和丰富的作者人脉资源吗？

当然都不是。但，似乎又都不可或缺。我一直在想这些问题，但始终寻找不到满意的答案。或许，“月光城”副刊的决策层、实施者正是有了这样一只“无形的手”，他们才有可能在偏居一隅的弹丸之地，敢于树起这样一个可以与国内大报相媲美的“大副刊”样板，而且面对纸媒风雨飘摇的残酷局面而仍然痴心不改。

最近读到著名报人赵超构的一句话，颇受启发：“新闻是报纸的灵魂，副刊是报纸的面孔，报纸耐看不耐看主要看副刊。”深层次地去理解这句话，似乎不难明白其中的奥妙。赵超构在这里所指的“耐看”，正是副刊自身所呈现的强大且多元的文化魅力。这是人类情感赖以寄

托的根须啊！

副刊承载的不单是文字，而是一段美好记忆，一个时代见证；传承的更是一份人文情怀，一种文化坚守。随着新媒体和人工智能的崛起，副刊不再像往昔那般辉煌，这是历史的必然。但它固有的版面形态与新媒体之间所产生的距离，却为我们留下了无限宽广的想象空间。愿《安庆晚报》越办越好，“月光城”永远星光灿烂！



富晓春，生于1963年，浙江文成人，现居温州。长期致力于报人赵超构人物研究与传记写作，现为赵超构研究会会长。出版的著作有《报人赵超构》《赵超构书信往事》等。

月光照遍

黄骏骑

我与“月光城”副刊结缘相伴已逾30年。30多年来，我把“月光城”副刊当作知己，尊为良师。我读“月光城”副刊的感言是：月光照遍，雅韵无穷。

1990年代末，我在潜山县委宣传部门工作，少不了与媒体打交道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《安庆日报·下午版》（现《安庆晚报》）进入阅



黄骏骑，潜山县委原副书记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安徽省作协会员，出版散文集多部。

读视野，而读得最多的就是“月光城”副刊。在工作岗位上，单位订有该报，读了一二十年，从未间断。退休后，突然没了，像看不见一位老朋友，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。虽在网上可看，毕竟没有纸质阅读那么解渴过瘾。于是，我坚持每年自费订阅晚报，别的可以不看，“月光城”副刊不能不看。

毋庸讳言，在我所阅读的报纸中，有些正在挤占副刊，原先一个整版的副刊，被广告挤去一半，有的干脆砍掉副刊。这让爱看副刊的读者心寒。挤占副刊，大概是商潮所致。其实，副刊代表着报纸的文化品位，没有了副刊的报纸，多了俗气，少了文气，还能读出它的文化品位吗？所幸的是，这么多年来，“月光城”副刊一直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，且越办越丰富，越办越出彩。这实在是生活在安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读者的福气。

我是“月光城”副刊的热心读者，也是它的忠实作者。我有个习惯，每到岁末年终，都会将载有采用稿件的样报装订成册。时值隆冬，翻开从2007年起逐年装订的一摞摞“月光城”副刊的样报本，一股暖流涌动心房，往昔读报、写稿累并快乐着的一

幕幕在眼前浮现。我撰写的稿件在“月光城”副刊的“文学”“民间”“读书”“安庆传奇”等版面，全面开花。

“月光城”副刊一大亮点，就是接地气，立足安庆，为家乡底蕴深厚的文化和旖旎多姿的风光鼓与呼，增光添彩。《诗中的天柱》《潜山地名与三国故事》《历经唐宋一脉相承的石刻》《潜阳古亭游目骋怀》等介绍天柱山的文字，都曾以整版篇幅刊出，“月光”真的普照着潜阳的山山水水。记得有一年，安庆市区一位姓徐的夫妇，看了《板仓莽苍苍》，专程到潜山看望我，我随即安排他们到板仓旅游。事后，老人还来信表示谢意。“民间”版所设的“流年碎影”“安庆地理”“逝者追忆”等栏目，为读者喜闻乐见。《潜山乡间俗话》《婚嫁习俗》等，副刊均不吝版面，分上、中、下三期连载，足见编者的良苦用心。家乡牌楼河畔的父母双亲、胡子书记、长腿老余、老抠会计……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都曾在“月光城”亮相。副刊上刊发的《乡间土方》《锅台上的温暖》，分别被2011年10期、2013年3期《读者》转载，其中《锅台上的温暖》还收入了《读者2013年度精选集》。

与副刊的交往，还有一件可圈可点的事情，那就是促成了我兄弟姐妹老伴女儿女婿一行10人赴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。事情的原委是，央视《家园》节目组张迎辉导演看到2019年1月7日刊登在《安庆晚报》“月光城”副刊上的《红泥小火炉》，几经联系商谈，决定以此为内容制作一期“小雪不冷旧情怀”节目。9月25日，我们从潜山到合肥，下了飞机直接入住央视拍摄基地星光影视园的酒店。第二天下午，我们化了妆，在强烈的聚光灯下开始拍摄。在“家人围坐，灯火可亲”的录制现场，我用那不标准的“潜普”讲了几遍，都没有通过，急得我满头是汗。返回还是坐飞机，兄弟姐妹都是平生第一次坐飞机，全程算下来，花了央视好几万元呢！

前些年，我将发表在“月光城”副刊等报刊上的文章收集整理，出版了《一得集》《泥土的升华》《踏着月光上天柱》。如果说，我的文学写作有一点点收获的话，那是“月光城”副刊为我创造了机会，带领我登上学习写作的第一级台阶。“月光城”副刊于我，并非发表作品的唯一园地，而它对于我业余写作的引领，以及历任编辑对我的奖掖，却是谁也无法替代的唯一。